

# 百戰功高黃克強(七)

蔣君章

## 大盜竊國黨人之恥

黃克強先生既搭靜岡丸離京，直赴香港，轉往東京，下榻於犬養毅家中，孫先生與胡漢民亦於八月二日離滬，初赴馬尾，轉航台灣，寓今中山北路之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台北市支部北側之日式房屋中，今其屋尚存，足供後人之追憶。逗留不久，即經神戶而至東京。時討袁失敗，國民黨同志相率至日。孫先生洞燭討袁失敗，由於黨人意見紛歧，行動並不一致，乃謀組織新黨，重振旗鼓。先生認爲初敗之後，人心渙散，宜培植新力量，相機討袁。此與孫先生的主張實是一個宗旨的兩條途徑，初非意見之紛歧。

李烈鈞至日本時，携有經費十餘萬元，先生得李氏之同意，運用此款辦理兩所培養幹部之學校，一曰浩然廬，一曰政法學校。前者研究軍事，旅日黨人之有軍事學識者，都入浩然廬，先生題額云：「大盜竊國，吾輩之恥。」時民國三年，先生年四十一歲。政法學校延日人寺尾享爲校長，設立專修科：即政治專修科、經濟專修科、

法律專修科、日語專修科，用以培養軍事新人才與政經法新人才，其設日語專修科者，所以使受課學生逐漸能直接聽講，俾免傳譯之煩。開學半年，學生即達三百餘人，足證留日學生嚮往討袁運動之熱烈。孫先生與胡漢民、陳其美、范鴻仙，田桐則發起組織中華革命黨，以嚴格主義吸收黨員，作爲推行反袁運動的中心。由此，可知孫、黃的關係，孫先生是着重於提綱挈領的總的討袁運動之發展，而先生則從軍政幹部人才的培養以便實施討袁運動。中華革命黨成立時，孫先生被選爲總理，協理一職，衆皆屬意於先生，先生謙遜不遑，故此職懸而未定。由此，略可窺知先生對中華革命黨之組織，實有不滿之處，但亦未可視爲先生與孫先生有分道揚鑣之意。

國民黨離經二次革命之失敗，詳加檢討，歸其因於同志之間的意見紛歧之所致。但是中華革命黨成立後，同志間意見紛歧如故，言論內容更趨龐雜，以致誤會滋生，先生痛之，遂有離日赴美之意。袁世凱派徐桂赴美接洽借款，孫先生也希望先生赴美設法阻止之。先生遂借秘書李書城

、夫人徐宗漢、翻譯徐申伯、鄧家彥等離日，孫先生並電美洲各地黨支部歡迎先生。先生益仍孫先生之命令是從，先生在橫渡太平洋時作詩云：「口吐三峽水，足踏萬方雲，茫茫天地間，何處着我身？」於萬丈豪氣中，頗有英雄末路之慨，亦足以見其寄情之深了。

先生赴美，首站爲檀香山，即有太平商務報記者來訪，先生發表談話，表示其爲國家與人民爭取自由福祉，並宣布袁世凱之罪狀，有「現在中國的實際情形尚不及滿清皇帝統治時代，中國人民的金錢，被新的獨裁暴君用作壓迫報界、從事謀殺、賄賂軍人、剷除異己，我們將繼續爲自由而奮鬥」之語。足見先生赴美之目的，仍然是積極的。檀埠僑胞對先生之來，予以盛大而熱烈之歡迎，在自由戲院的歡迎會上，先生發表演說，強調討袁之意義，討袁非私人之爭，而係政治之爭。與會僑胞均報以熱烈之掌聲。

離檀埠後，先生首至舊金山。袁世凱知先生至美，必將鼓勵討袁運動，乃電美政府予以阻難。美國向來尊重自由，對袁世凱之專制獨裁，朝

野都表不滿，故置而不理，袁世凱徒然向美國社會曝露其醜惡面目。美國政府對先生至美，特電金山海關，予以優待，故登岸極為順利；僑胞素仰先生盛名，至埠相迎者彙成一個大行列；舊金山紀事報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對歡迎盛況，曾作詳細報導，其中有云：

「黃將軍是中國革命黨的首領，是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首任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

黃將軍的到來，激起本埠華僑社會中一股歡迎的熱潮與強烈的反對袁世凱的情緒。一個由青年華僑組織的龐大代表團排列在碼頭上，來歡迎這位聲名赫赫的將軍及其同伴們。

第一個跑上去歡迎的，乃是黃將軍的女公子黃振華小姐，她是一位美麗大方的姑娘：

黃將軍告訴記者說：他此次來美的目的，乃在研究美國的政治現勢與政治制度，以備將來為中國的更大服務，並將計劃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他否認來美鼓勵華僑反袁世凱和籌款的謠言，但他承認與袁世凱立於敵對的地位；袁世凱繼孫逸仙為臨時總統後，即有帝制自為的野心，利用虛偽的承諾，騙取了今日的地位……把自己形成絕對獨裁地位……袁世凱不是一個強人，他僅是一個專制的、狂妄的、叛國的獨裁者。」

先生在舊金山停歇靜居，學習美國政治，但各地僑胞紛紛招待，並請演講，先生皆一一同意。美西之事未了，而美東又紛紛函電交至，促其前往，先生不得已，在旅居舊金山一個多月後，於九月十九日赴洛杉磯，訪荷馬李夫人。二十九

日抵芝加哥，旋赴美東紐約，其主要目的，是在阻止袁世凱對美國之借款，時袁之代表陳錦濤、蔡序東等在美活動甚力，美東僑胞對先生歡迎之盛，不減美西。

時歐戰已經發生，日本藉口英日同盟向德國宣戰，其實際目的，則在襲佔青島與膠濟我國的山東，日本希望袁世凱予以便利，而袁世凱則希望日本支持其帝制。日本政客與袁世凱臭味相投，故合作之趨勢甚強，中國的討袁運動又增加了一項大麻煩。先生在美，一方面指責日本首相大畏重信之失策與負義，令其公子一歐携手書與宮崎寅藏接洽，囑其匡正日本政府之政策；另一方面，還要應付袁系在美政客唆使美人攻訐先生。紐約大學遠東研究部主任任克斯 (Pro. J.W. Jenks) 之譏造謠言，誣蔑先生，即為一例。任克斯首次誣蔑先生，謂：袁世凱已邀請孫先生與先生返國，協助袁世凱革新政治；第二次則謾罵先生為叛國者。先生乃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比亞特 (Pro. C.A. Beal) 列舉事實，為文發表於紐約時報駁斥之。由是可知先生在美，除了宣佈袁世凱之罪狀，發動討袁運動與籌募經費之外，還須對付日美兩方親袁之政客與文人的誣蔑與攻訐，以及阻止袁世凱之借款。在先生發動在美同志與僑胞的激烈攻擊之下，卒能改變美國政府的政策，由美總統下令財政部與陳錦濤停止借款談判，先生終於達到赴美最主要的目的。

### 袁世凱的滔天罪惡

日本對侵入青島與袁世凱有默契，隨即提出

二十一條的無理要求，袁世凱還假惺惺的與日本多方交涉，先生與李烈鈞等發表聲明，在袁世凱對日進行交涉時期，不作干擾，亦即暫停討袁運動。革命黨人投風忌器專門為國家前途着想的用意，是十分曲折而富有諒恕的傳統道德的。至民國四年五月九日，袁世凱終於接受日本的最後通牒，接受其要求，於是袁世凱又多了一項賣國的滔天大罪。先生乃與重要同志十七人聯名通電，指斥其罪狀，革命同志加緊團結加強討袁，至此甚為積極。

中日交涉，即所謂二十一條的交涉，民國四年二月間即已展開，中華革命黨的團結運動亦於此時開始。時陳其美任中華革命黨的總務部長，即自東京發一長函致先生，檢討民二討袁之失敗，歸其原因於同志之不聽從孫先生的主張，大家應以此為鑒，請先生速回東京，「共襄艱鉅」。那時候先生在美也有許多事情要料理，未能應陳氏之邀回日，但是先生卻以尚須休養，未即作答。其實先生與孫先生之間，並無芥蒂，只因中華革命黨之誓辭，先生曾表示須作若干修正，孫先生本已同意，但以另一部份同志不同意，故未加修改，致使先生不滿，連協理之職都不肯應選，此亦足以見先生的容量不大。至三月間，孫先生亦以討袁失敗為理由致函先生，敦促回日。這是孫先生的親筆函，函中說：

「二十年間，文與公奔走海外，流離播遷，同氣之應，匪伊朝夕。癸丑之不利，非戰之罪也。且世之所謂英雄者，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敗而退怯，廣州、萍、醴，幾經危

難，以公未嘗一變厥志者，豈必至今日而反退縮不前乎？中國當此外患侵逼、內政紊亂之秋，正我輩奮戈飲彈、碎肉喋血之時。公革命之健者，正宜同心一致，乘機以起。若公以徘徊為知機，以觀望為識時，以緩進為穩健，以萬全為商榷，則文雖至愚，不知其可！臨紙神馳，祈公即日言旋，慎勿以文為孟浪而非薄之，斯則革命前途之幸！」（國父年譜）

由此，可知孫先生對先生屬望之殷。九月間，張繼自歐經美訪先生，旋即歸日，贊襄孫先生展開討袁運動，時先生適患嘔血病，故未能與張繼同行。張在美，知先生舊屬組有歐事研究會，雖亦以討袁為宗旨，而對中華革命黨則存有門戶之見，張繼至日後盡力調處之。時袁世凱帝制運動益急，以鄭汝成爲上海鎮守使，擁重兵，雄視東南，袁世凱以左右手視之。孫先生乃命陳氏返滬，策動討袁運動。陳氏伺機殺鄭汝成，江南北洋軍人自危，陳氏乘此機會，由總統蔣公爲之聲討，發動肇和兵艦起義。先生在美，聞此消息，深爲感奮。事雖未成，但予全國以一大刺激。但袁世凱並未因此醒悟，反於八月十四日，嗾使籌安會勸進。籌安會者由袁世凱所發動，以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等爲會員，其中以變節之革命黨人爲多數，而如嚴復者雖非革命黨人，但從未出席一次，知識分子出處進退之間，自有分際，而孫毓筠、胡瑛等反不如嚴復之志節，可爲浩嘆。袁世凱於組織籌安會爲其御用的勸進機關外，復於九月十九日

，嗾使成立變更國體請願聯合會，二十八日參政院議決召開國民代表大會，解決國體問題，袁並嗾使其屬下令各省國民代表大會應明白擁戴袁世凱爲皇帝。至十二月五日，參政院彙查國民代表決定國體問題的票數，竟是全體贊成帝制，擁袁爲帝。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凱正式稱帝，十三日接受百官朝賀，洪憲短命皇朝的醜劇就此粉墨登場。先生在美，即於袁世凱接受朝賀之日立電中國駐美公使，勸其萬勿助袁爲帝。十八日致函國內友人，籲請同聲討袁。二十二日，函陸榮廷，促其出師討袁。二十五日，雲南組織護國軍，舉義討袁，主其事者除唐繼堯外，尚有蔡錕與李烈鈞，二氏均爲先生之至友，李之入滇，實由先生之敦促。

袁世凱既稱帝，乃命其美籍顧問古德諾（Good Now）返美，宣傳帝制之利，並接洽借款事宜。先生時在費城，除運動美東議員反對借款外，並撰辨奸論一文，譯載於費城新聞，以事實反駁外人爲袁賊辯護，揭發袁世凱利用籌安會實施稱帝之陰謀與經過，宣示國人一致討袁之決心，要求美國朝野人士贊助保障共和與討袁運動。此文在美東社會，發生甚大的影響。故先生身雖在美，而心馳神州，仍爲討袁救國而努力，始終不懈。時民國四年，先生年四十二歲。

國內討袁運動由滇省發動，各省紛紛響應，袁世凱勢窮力竭，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自動請求仍爲總統，各省不允，及其心腹將領陳宦叛離，遂氣憤而死。一幕帝制的短齣劇，至此告終。當討袁運動開展時，孫先生及各方反袁將領，

都盼望先生回國。先生則以旅費支絀，延至民國五年四月上旬，始自費城遷居紐約，仍對國際宣傳與國內討袁運動的發展與布置，多所聲劃。在紐約暫居約十多天中，紐約時報的記者常常是先生的座上客，爲討袁運動發布很多有利的消息。四月二十二日，由舊金山返國，在太平洋中，先生會賦七絕、五絕各一首云：「太平洋上一孤舟，飽載民權與自由；愧我旅中無長物，好風吹送返神州」，「不盡蒼茫感，舟行東海東；干戈滿天地，何處託吾躬？」先生真對中華革命黨的誓詞仍有芥蒂乎？先生抵日後，即發表申斥袁世凱叛國稱帝之罪。孫先生至滬後，中華革命黨由謝持代理，至此，先生與謝氏共同負責，對中華革命黨與護國軍，頗盡籌款支持之責。先生在日，一如在美，日日與國內各方面通消息，籌討袁、或促起義、或示方略、或作布置、或詢軍情、簿書缺掌，迄無休息機會。五月十八日，陳英士在滬遇刺，先生痛之。在東京開追悼大會時，親撰輓聯三，字字珠淚，感人至深。六月六日，袁世凱死，帝制結束，黎元洪繼任總統，先生電請恢復民元約法，召集國會，嚴懲禍首。此與孫先生之主張完全相合。至七月八日，先生始離日返滬，結束旅遊生活，直接參加國是商討，但始終不願意重入仕途，捲入政潮，而願意從事於實業的發展。

### 淡泊名位從事實業

黎元洪繼任總統，以段祺瑞爲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其政府的實際權力，仍在袁系軍閥手中

，因有召集各省代表重訂約法，旨在破壞舊約法與由舊約法所產生之國會，而黎元洪本人之地位，實由舊約法所選舉而出的。黎之無骨氣、不知法，大率類此。此與孫先生及先生之主張，距離太遠，先生乃致電獨立各省勿派代表。揆先生之意，堅決主張恢復舊約法，並召集依照舊約法而產生之國會，在日時已派李書城代表入京，與黎、段接洽。黎、段自知與法不合，乃召集已由選舉產生之兩院議員，定於八月一日復會。時兩院議員在滬者甚多，先生在他們行前，設宴歡送，並邀孫先生、唐紹儀、柏文蔚、于右任、鈕永建等作陪，先生即席致詞，孫先生也發表演說，情況至為熱烈。

袁世凱雖死，但護國軍仍因袁系軍閥仍在抵抗，故照常進行，出黔省而返湘西，湘省各界因推先生為都督，先生堅決不允。當段祺瑞組閣時，邀先生入閣，先生堅拒之。先生既不入京，亦不回湘，國人對先生未來之出處，頗為關切，上海民國日報記者前往訪問，先生發表談話，有云：

「……僕此次歸國，見各國國力之基礎，皆立根於實業與教育，故吾人所貢獻於國家者，正不必垂紳掛笏，然後可以謀民福。譬如辦理一良好之學校，得千百優秀子弟以切磋之，使成令器；或由一市一鄉間刻苦經營，俾蔚成一自治之模範，皆足以告無罪於國家。何必做大官、負大任，然後自憐哉！美國私立學校千萬倍於吾國，且其功課皆優於公立者。其故由於富家對教育經費之資助為天職，……吾國今後教育為第一要着。……故

提倡私立學校，為僕今後所自勉。其次則為實業，今姑舉一事言之：各國長距離之自動車為交通利器，其影響兼及於實業發展及地方之整理，吾國欲收其利，當先從事於路政之改良，而路政之改良，實為吾人能力所及，且可容納多數無業者以與之生計。一方面改良路政，一方面自適合於經濟的自動車，擇繁要地點如漢口等地，逐漸推廣之，積時已久，推行益廣，非特人可無行路難之歎，而間接及於社會生存，實業發展者，功用大矣。然此猶僅舉一端言之耳，其建築之品，土木之屬，陶冶之資，金鐵之屬，苟吾儕能出其堅忍聰明以事之，罔有不濟，此亦僕今後所自勉者也。」（民國日報抄件，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引）

由上述各種情形來比較分析，先生當時的內心似乎很矛盾，一方面關心政局及其問題，一方面又欲擺脫政治，從事於教育與實業。就當時我國的情形來看，政局不安定，則所有一切設計劃，都將沒有實現的希望。孫先生把臨時大總統的職位讓給袁世凱後，願意籌辦全國的鐵路建設，但是孫先生的志願達到了沒有？先生辭卸南京留守以後，曾返鄉辦理實業，其結果如何？這是先生自己的經驗。張謇在南通辦教育與實業，能有成就，以張季直僅是一個江蘇省的大老而已；如果張謇在政治軍事上有號召力，且為軍閥所忌者，則安可成就他的建設？先生是讀書人，一定讀過史記彭越傳，呂后所以要殺彭越的理由，是因他的軍事指揮能力太強了，即使發配邊遠地區

，仍是為漢家政權之患的原故。以先生之才、之能、之聲望，試問軍閥能夠容許辦教育、辦實業嗎？先生這種自己努力報國的思想，當來自儒家「擴而充之」的遺訓，但是張謇辦得到，先生則絕無辦到的可能！孫先生畢生以和平奮鬥救中國為志願，但是後來他只要有根據地、有力量，不管大小，總要北伐，他曾經對譚延闓說過：「打仗比不打仗好，打敗仗也比不打仗好」，他是自相矛盾嗎？不，絕對的不，因為他已深切體會到不割除亂政的軍閥，無從得到建設的機會，故非打仗不可！建設是在安定的政治環境中，始可大規模的進行，個人小規模的進行，雖然也可收若干效果，如南通的張謇，長沙的胡元倭等，但其影響究竟有限，何況先生還未必可以得到這樣的機會呢！大家都知道丁文江是地質學家，後來他做起淞滬督辦來了，許多學者都指責他，認為不應該，他認為在那個時候的中國，要做事，便要做官，做了官纔有權做事。因此，我們對於黃先生這種淡薄名位的德行和願意從事於教育與實業的抱負，深表欽佩，但是對這種抱負的實現之可能，是深表懷疑的。

### 蓋世英雄開國元勳

那個時候的黃先生，自相矛盾的想法和做法，也許和他的健康有關係。他體格素健，但是奔走革命，艱苦備嘗，即在休養時期，也是日不暇給的與各方交往，以致影響了他的健康。在美時，曾嘔過血，在九、十月間又復患病，一出聲嘶楚，語頓挫，不能為長言，十月十日病況轉

惡，吐血數盃，延請德國醫生克禮治之，經克禮醫生診斷，認為並無大碍，但先生仍覺胸間似有所塞，至十月下旬，肝部腫大，病況劇變，三十日下午，又吐血不止，日醫斷稱無藥可救。公子一歐、女公子振華均極哀慟，先生猶阻之曰：「吾死，汝勿泣，須留一副眼淚，為他蒼生哭，則吾有子矣。」病篤時，呼宋教仁子宋振呂至榻前，執其手而告之曰：「你的父親是我的好朋友，是為國家死的，祇有你一個兒子，我現在不能照應你了，你務必好好的為你父親爭氣，我死了放心了。」延至三十二日下午四時半，竟棄其一手造的中華民國而長逝了，年才四十三歲耳。

先生既卒，薄海同悲，滬人士聞此消息，紛至弔唁，孫先生為發訃聞致海內外各分部報喪。北京政府明令褒揚，國會特別通過國葬法，由政府明令國葬先生與蔡鍔於長沙嶽麓山，特撥治喪費兩萬元，命江蘇省長齊耀琳就近照料，命內政部依國葬法為先生辦理喪葬事宜，民國六年四月十五日，國葬於嶽麓山。黎元洪特派段廷桂、唐才質代表致祭。中國國民黨於二十三年第四屆執行委員全體會議中決議先生逝世口全國一律舉行紀念。到了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一日第四屆中黨會決定鄧鏗、胡漢民、陳英士、廖仲凱、朱執信等諸革命先賢，合併以三月一日為紀念日，身後哀榮，隆重之至。

關於先生的一生行事，羅家倫曾以「豪傑之士」推許之，他說：「他（黃先生）有魄力，有感情，不斷的求學問，不断的做修葺工夫，他是豪士，是英雄，是開國元勳，但是他更有中國文

化根底的讀書人。他是士，這個士便是曾子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的士。這個士，也就是孟子所謂豪傑之士。」（黃克強書翰墨跡序）

李雲漢先生在黃克強先生年譜的附錄中，也說：「黃克強先生生平起義恐後的精神，百折不回的志節，豪邁恢復的氣度，斐然成章的文采，所以能鼓舞一世，完成他偉大的生命。」

他們的結論，非常切實、非常正確，作者不能再讀一詞。但是作者從先生一生奮鬥和勳業來看，如果我們最簡單的以中華民國的「國士」來讚揚先生，也許更為適當些。在作者的印象中，總覺得陽夏保衛戰以後的先生，在革命精神上似乎有着突變。在陽夏保衛戰前，先生的革命精神最為充沛，衝勁最為強烈，如欽廉起義、辛亥三二九廣州起義諸役，勝利不一定有把握，但先生皆躬冒艱險，以生命與敵相拼鬥，毫無因循瞻顧的考慮；但在陽夏保衛戰以後，滿腦子都是「持重」的觀念。如南北和談在最後決定的片刻，先生把敵我雙方的兵勢等條件開列出來，他的結論，是戰爭勝利並無把握，這樣才決定了和議的成立。又如段祺瑞為內閣總理，國會議員孫洪伊（字伯蘭，當時有小孫之稱），與段祺瑞時時爭論，先生特致函勸其「持重」？凡此，都是說明先生的革命精神，以陽夏保衛戰為中心，而前後迥然不同。又如陳英士先生也是反對宋案發生立即討袁的，及二次革命失敗後，陳氏即已覺悟當時未照孫先生主張之非是，曾有長函致旅美的先

生，詳述其事；而先生對中華革命黨之誓詞，未能如先生之意而修改，對黨事似乎始終不如過去的熱心。這些問題，雖未足為先生的「中華民國國士」之玷，要亦是先生在陽夏保衛戰前所無者。作者提出這些疑問，並非對先生的卓識遠見及其對國家的貢獻，有所懷疑，而是要提出大家應該注意的問題，那就是幕僚作業，除了忠於主管長官以後，還須做好以大局為重的聯繫工作，不可以本位主義，影響團結奮鬥以底成功的大團結。

## 還俗記

鈕先銘著。定價伍拾元

全書二十餘萬言，三百餘頁附以珍貴圖片定價伍拾元。

購書請撥電話七七一二四八〇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帳戶立即寄書。

## 慈禧與珍妃

章君毅等著 定價叁拾元

本書精選名作家章君毅、徐荻芬、康僑、龍寶麒、王成聖等佳作拾餘萬言，附以珍貴圖照，內容精彩，篇篇可讀。